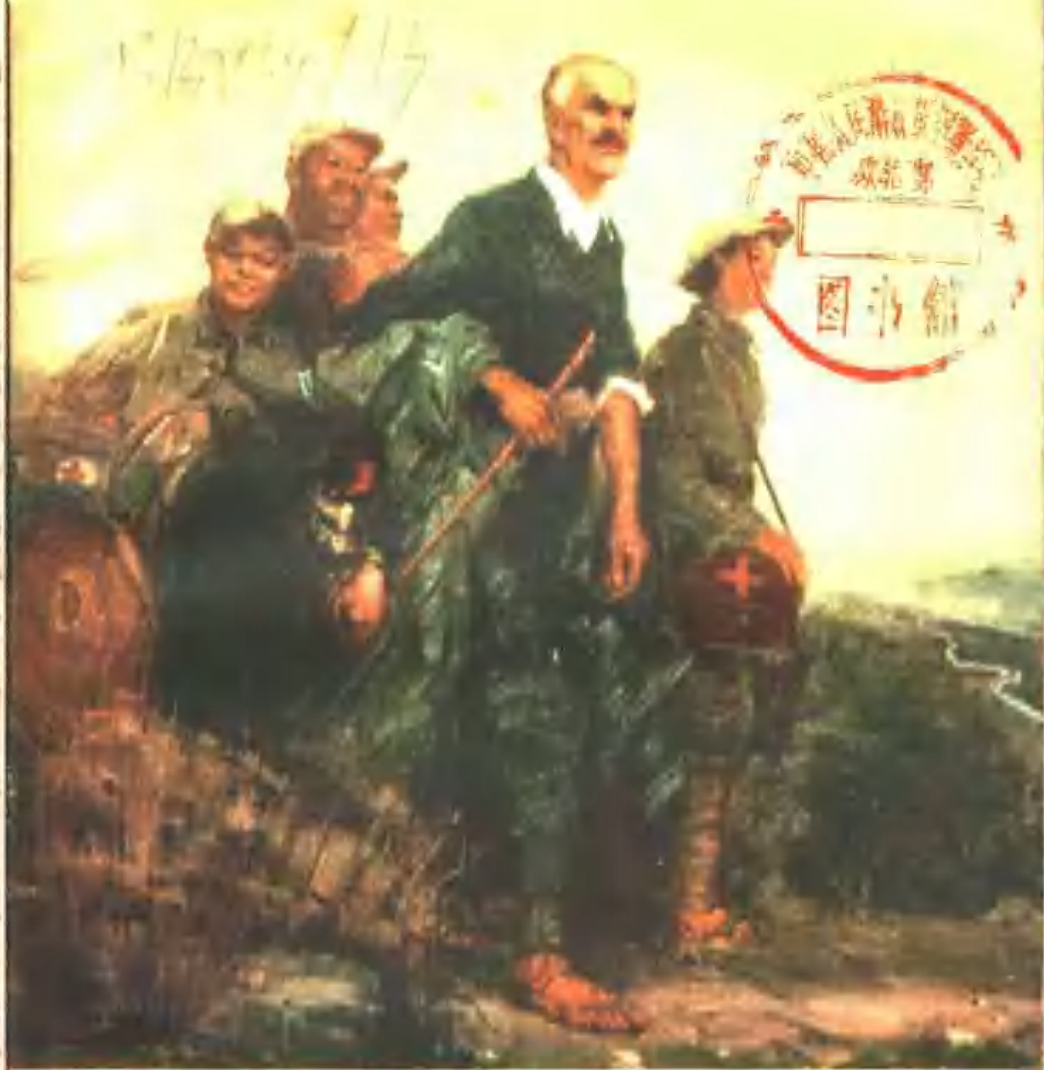




我所見到的 白求恩同志

我所見到的白求恩同志

刘 小 康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我所見到的白求恩同志

刘 小 康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緯路11号)

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2430

开本: 787×1092¹/₃₂·印张: 3¹/₄·字数: 9,000

1965年1月第一版

1965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統一书号: 3110·243

定价: 0.10 元

編 者 的 話

白求恩同志生前战友、原晉察冀邊區後方醫院政治委員劉小康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間共青團江西省委等單位舉办的學習《紀念白求恩》報告會上，介紹了白求恩同志的動人事跡，使到會聽眾受到了一次生動、深刻的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江西青年》編輯部根據作者的介紹，進行了文字整理，現編印成書，供讀者在學習毛主席《紀念白求恩》一文時參考。

目 录

火一样的革命热情.....	(1)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风格.....	(7)
为了边区的医疗事业.....	(12)
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15)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北美洲的四大名医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了帮助我国的抗日战争，一九三八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远涉重洋，来到我国。当时我在晋察冀边区后方医院工作，曾经和白求恩同志在一起工作一年多。我想把我当时所见所闻有关白求恩同志的事迹写出来，表示对白求恩同志的纪念，同时也给同志们学习毛主席《纪念白求恩》这篇伟大著作，提供一点参考材料。

火一样的革命热情

我第一次见到白求恩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下午，在山西省五台县耿镇。

头天，我接到边区司令部电话，說有一位加拿大医学博士、共产党员要来我們医院指导工作。全院同志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兴奋。当时我們技术力量很弱，医疗设备也很差，多么希望有个技术高明的同志来指导啊！我們連夜打扫宿舍准备迎接他的到来。从边区司令部到后方医院要翻过两道山岭，走四十多里路，第二天下午他就赶到了我們医院。我們見他胡須都灰白了，是位半百老人，又走了一天山路，风尘仆仆的，就請他先到宿舍休息一下，再向他汇报工作。可是，他和我們热情握手后，一开口就問：“伤员在哪里？伤员最重最多的在哪里？”当我們告訴他在离这里还有一二里的松岩口村后，怎样劝他休息也不行。他說，趁天还未黑下来，我們就去看看伤病員吧。

松岩口村住了五百多伤病員，大半是平型关战斗中下来的。白求恩同志見到伤病員，紧握着他們的手，說：“我在加拿大就听到八路軍在平型关的捷报。到延安，我問毛主席平型关在什么地方，才知道在晋察冀边区，就要求到你們这里来了。”他又問伤病員：“亲爱的同志，你們伤口还痛不痛？吃得下飯嗎？睡得好覺嗎？”伤员說好，他臉上就有了笑容；伤员說不好，他眉头就皺起来了。就在說話之間，他已仔細檢查了几个伤员創口，亲自一一包扎好。只因

我們担心他的健康，一再請他回来休息，他才勉强离开病房。回来后，他对我們請他回来休息一事向我們提出意見，他說：“医生應該和伤病員在一起，我要和傷員一块住。”我們一再要求他休息，他只好說：“在这里住一天还可以，明天就不行了。”第二天，白求恩同志就搬到松岩口村住下了。

白求恩同志到医院的第一周内，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个伤病員。当时医院分住在三个村子里，病房更是分散在許多民房內。白求恩同志不顧自己疲劳，走东村串西村，一个一个伤病員都經過非常細心的診查。他每天自早忙到黑，晚間还召集各科医生护士汇报，查問每个伤病員的治疗与生活管理情况，督促大家要周密地檢查，他还不放心，半夜三更，一个人提着自己带来的汽灯亲自到病房去看病人。到病房后一面安慰傷員、进行复診，一面亲自給傷員盖被子，端水喝，倒屎盆倒尿盆。他对每一个輕微創伤都不輕易放过，不因創伤简单而忽略治疗，也不把任何簡單的創伤处理輕易委托給不能胜任的人。以前由于医药和器械的缺乏，技术也不够高，这些傷員已在医院里躺了很長時間，自他来到第二周开始，就对應該施行手术的傷員不分昼夜地施行手术。經過四个星期的連續紧张工作，施过手术的一百四十七个伤病員，在短时

期的疗养后，很快带着健康的身体，重返前线去了。

白求恩同志不但关心每一伤病員的治疗，而且关心院里每一件事。他来到不久，就亲自到伙房問炊事人員，怎样給伤病員做吃的？有个同志回答說：“病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白求恩一听就摇头了，他說：“这样工作不行啊，你們應該了解伤员，懂得他們的病情。重伤員應該吃什么，半重伤應該吃什么，輕伤吃什么，在物質条件許可的情況下必須分別照顧。吃不好，就要影响治疗，影响伤员健康啊！”他叫人把管理科长找来，要他馬上調查伤病員情况，写出具体計劃交事务长办理。他又找到我批評說：“你應該好好教育工作人員，加强他們革命責任心，使他們主动地、有計劃地进行工作，这样，工作才有效率，工作才做得好。”他曾經說：“中国共产党交給八路軍的不是什么精良的武器，而是經過二万五千里长征鍛炼的干部。怎么能够對他們不关心呢？”事后，我們召开了干部和工作人員大会，認真檢查了工作态度和作风，針對存在的問題采取了改进办法。他看見他的意見被採納了，臉上浮起了微笑，并且抱歉地說：

“請你們原諒我的脾气不好，不过做卫生工作，不这样严格認真是不行的啊！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希望你們批評我，我将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中来改正。”

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日寇开始了冬季“扫荡”。白求恩同志建议带领医疗队上火线，在炮火下抢救受伤的指战员。医院党委看他年岁大，为了照顾他身体，当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恳切地对我們說：

“我虽年纪大，身体还强壮。参加前线救护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责任，要战士的伤口好得快，全靠初步疗伤做得好，拖延了会变成顽固性创伤，治疗就困难了。你们不要太顾虑我，伤员第一！”他又說：

“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就在忽东忽西的游击战争环境里，白求恩同志披星戴月，昼夜奔忙，从这个战地到那个战地，哪里有伤员就到哪里战斗。

十一月天，崇山峻岭的雁北，更觉寒冷了。有一天，白求恩同志披雪行军，走了八十里山路，黄昏才到达灵丘河沿村。他只是在早上出发时吃过饭，这时，大家劝他休息一会，吃完饭再去看伤员。他說：“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說罢，就去检查伤员，一口气检查了三十多个伤病员，接着又去给几个需要立即动手术的伤员施行手术，直到深夜十二点才把手术做完，又到病房去看了一遍刚施过手术的人的反应，这才回来吃饭，到睡觉时差不多一点了。我们都

感到他老人家疲劳了一天，这么晚才睡，应该让他多睡一点。可是，到四点钟他的屋子里已经点好了灯，他早就穿得整整齐齐地催人开饭了。当他赶到另一个重伤员住的曲迴寺时，天才放亮。这天上午他又检查了一百多伤员，接着又施行手术，直到傍晚。第二天又是四点起床，到黑寺前綫救护伤员去了。

当时还傳頌着一个白求恩“跃馬百里救伤员”的故事。在一次战斗中，一个团級政治干部右手受伤，流血不止，神智昏迷。这个地方离白求恩同志的医疗队还有五十里路，白求恩同志在电话里知道这件事后，刚放下耳机，就背上挂包，带一点手术器械，連翻譯也等不及带，就一个人騎上馬飞奔而去。快到时，那匹棕紅色駿馬的臀部淌着雨样的汗水。由于白求恩同志及时赶到，把这个同志从死亡边缘上救活了。他施完手术，包扎好伤口，又騎上那匹汗水还没干的馬往回跑，因为这儿还有伤病员在等着他。那时，我們曾做过这样一个小統計，在最前綫，一連四十小时內，白求恩同志給七十一名伤员施行了手术。由于医疗队上火綫，縮短了伤员运输時間，有三分之一的伤员，手术后沒有感染化膿，更多的伤员減少了痛苦。和白求恩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沒有不被他那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和認真負責精神所感动的。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风格

白求恩同志生活非常艰苦，自己毫无所求。他来到边区以后，住茅屋，点油灯，吃中国的蔬菜便饭，穿八路军的布衣草鞋，跟一个“八路”战士一样生活着。他到火线去救护治疗时，有马不骑而徒步行军，登山下岭。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他照样到火线上去救护伤员。工作过忙时忘了吃饭，喝两个鸡蛋就算了。他从来不讲究生活享受，不要求组织照顾。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的照顾，不论多少、大小，他总是婉言谢绝。当时边区每月补助他营养费晋察冀边币一百元，他坚决不要，便转送给后方医院管理科给伤员改善生活。我们再三劝他买些营养品吃，保重身体，白求恩同志说：“我从延安来，我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津贴都很少，八路军官兵只吃几分菜金，我愿过中国革命队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来支援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我要钱做什么？我要穿好吃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几个最大的医科大学曾相继聘请他去讲授肺部外科治疗学，英国皇家学院外科学士会也邀请他去做会员。他个人经济收入也很可观……。然而，他却毅然抛棄了

这一切，来到了中国过战场生活。他还向組織上提出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說是錢用多了，要取消組織上給他的那个炊事員，并且要和战士一样生活。他在一封致毛主席信中热誠表示：我在此間不胜愉快，且深感我們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們为其美丽的国家而对野蛮搏斗的偉大精神，来解放亚洲。

但是，他对伤员、对人民却是关怀备至、极端热忱。他曾經这样对我们說过：“伤病員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将他們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們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从事卫生事业，实在說，也簡直就不配当八路军。”白求恩同志就是用这样深厚的阶级感情来爱护伤病員和人民的。

那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正向边区腹地进攻。白求恩同志带着医疗队来到后方医院第一所。当时从火线下来一百多伤员，被子不够用，五台山区晚上又很冷。白求恩同志在檢查病房时，发现有的伤员沒有被子盖，他立刻回到寢室里，把自己那床綢被子送到病房里給一个重伤員盖上了。在他的影响下，医院里三十多个卫生工作人員，也都把自己的被子送到病房来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有名的河間齐会战斗中，火线上下来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一二〇师六团一营三

連連長徐志杰。這個小伙子打得很勇敢，在向敵人沖鋒時腹部受了重傷，生命非常危險。白求恩同志迅速為他施行了手術。因為傷在橫結腸和降結腸，上面有十個穿口和裂罅，雖然用羊腸綫縫合了，但是手術後傷員呼吸很困難，白求恩同志就親自鋸木板，給他做“靠背架”。手術後，每隔一個小時就去看他一次，一個星期之後，每隔兩個小時去看他一次。白求恩同志省下自己的食品不吃，給他吃，並且每天親自給他做四頓飯。一二〇師衛生部曾部長看見白求恩同志眼睛上網了一層紅絲，實在太疲勞了，勸他讓炊事員做，他不答應。他說：“藥物只在一定程度上才有用，是最次要、最次要的，理學療法和食餌療法配合好，護理得好，傷病員就能夠很快恢復健康，還是讓我自己來做……”他去看徐連長時，還把人家送給他的梨子，放在徐連長的枕頭旁邊，把香煙放在徐連長的嘴里，給他點着火，看着他抽。部隊行動時，他叫人抬着徐連長跟他一起走。由於白求恩這樣及時治療和精心的護理，徐連長在二十八天後，傷口已沒有問題了，這才送他到後方去休養。徐連長臨走時，抓著白求恩的衣服說：“白求恩大夫，我以後只有多殺死幾個敵人來報答你！”白求恩同志拍著徐連長的肩膀說：“這是我應盡的責任，不要感謝，大家都是同

志。我把你救活了，你就可以多杀敌人，保卫祖国。”

白求恩同志对羣众也非常关怀。他一有空閑就去巡視羣众卫生工作，关心人民的生活。有一次，他看見一位老大娘怀里抱的小孩是兔唇，便主动把小孩帶进医院手术室，給縫合了起来，不久便长好了。这可把那位老大娘乐坏了，她为了表示感謝，特地送来了鸡蛋和枣子，但全被白求恩同志退回去了。还有一次，在冀西于家寨小庙旁边，看見一位老汉在哭泣。当他知道老汉家死了小孙子，便亲自到他家里去看，知道他家里很穷，就把自己的几元边币給了他为孩子买棺材。他对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非常同情和关怀，經常到被日本鬼子燒杀搶掠的地方去慰問老百姓，还常常用不很熟練的中国話对老乡說：“亲爱的朋友們，要把悲痛化为力量，坚持抗日斗争。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領導，有聶司令員率領的边区子弟兵，会給你們报仇的，日本鬼子总有一天被打敗的，帝国主义总有一天被消灭的，燒毀的房子将会盖得更好，日子会越过越甜……”对受伤、生病的羣众，他也象对受伤战士一样認真搶救治疗。老百姓看他如亲人，簡直忘了他是加拿大人。白求恩同志自己也常說：“革命友爱，不分中外。”

白求恩同志不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来医治、关怀受伤的战士，更使我们感动的是他为了抢救伤员的生命，把自己的鲜血输送给濒于死亡的战士。

后方医院楊庄第一所有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必须施行离断手术。可是这伤员受伤时流了很多血，当时严重贫血，体温又高，精神萎靡，大小便不正常。要是不立即动手术，很快就要死亡，如果动手术而不输血，也难以挽救他的生命。这时白求恩同志说：

“要输血……能输血救活一个战士，等于打倒十个敌人。”白求恩同志叫王大夫验一验这伤员的血型，反应结果是B型。白求恩微笑地说：“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我可以输，准备动手术吧。”我们当时考虑到白求恩同志年纪大，身体也衰弱，都劝他道：“不用了，输我们的血吧！”白求恩同志坚决地说：“我输不是一样吗？前方战士为国家民族打仗，可以流血牺牲，我们在后方的工作人员取出一点血液补充他们，有什么不应该的呢？”说着便走到那张手术台跟前，紧靠着伤员，解开衣服对王大夫说：“别耽搁时间，救伤员要紧，来，快点输血……”就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三百CC的血输到了八路军一个战士身上。三个星期以后，这个生命垂危的伤员，又恢复了健康。输血时在场的同

原 书 缺 页